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五十八回 認花容姊妹訝生蓬 祭江口弟兄悲死別

卻說婉香、眉仙同著軟玉出來，到上房裡一看沒人，婉香笑道：「敢哄我呢？」軟玉道：「誰哄你來？」因問丫頭們，才知道浣花恰到葉太夫人的佛堂裡求籤去了。婉香道：「他到信這些來。」眉仙道：「偏你不信，我前兒求支籤，很有道理。」軟玉道：「你求的什麼可念給我聽聽，我給你解。」眉仙見問，卻紅了臉，笑道：「我自己解過了，還勞你什麼。」軟玉笑道：「奇了，這有什麼講不出口的，你和菩薩講得的，便和我講得，我便是個活菩薩，你不講我也知道你心裡。」眉仙把臉越紅了，啐了一口道：「我不和你鬥口兒，你是活菩薩我明兒請老太太把你供到佛堂裡去拜你。」剛說著，後廊下一派笑聲，進來了葉太夫人和蕊珠兩個，卻見蕊珠將著一個人逗他笑，那人低著頭走來，軟玉因迎上去道：「浣妹妹快來見兩位姊姊呢。」浣花抬起頭來，瞥眼看見眉仙，吃了一驚，暗想這人好像常見的，細想一想原來是像自己的。那眉仙也吃了一驚。婉香看他果然和眉仙一個樣兒，因笑道：「果然再像沒有了。」浣花聞聲，因看婉香，也吃了一驚，想世上還有這樣一個人，便自慚形穢起來，倒紅了臉。葉太夫人指引著三人見禮通名過了，便依次坐下，葉太夫人看看眉仙，又看看浣花，因笑問婉香道：「他倆姐妹真是一個粉撲的，不在一塊兒總要認錯呢，怪道前兒柳夫人和文老爺都錯認了。」因問兩人誰長，眉兒因問說浣花年紀，浣花回說十七，眉仙又問月分，說六月十四。眉仙因道：「那是我癡長了，我是三月三日養的。」浣花因道：「姊姊也和我同年嗎？蕊姊姊是五月初十的生日，那算我最小了嗎？」因問婉香可也同年不是，婉香笑道：「你不問我，你們只叫我姊姊便了。」葉太夫人笑道：「在這邊是算婉兒長了。眉仙敢又謊來？」眉仙笑了起來道：「蕊妹妹先哄了他，我也跟著呢，橫豎他總該派做小妹妹。」浣花又紅了臉，像是年紀小了又害羞的。婉香看他言語笑貌果和眉仙一個模樣，只態度略有不同。眉仙的眉兒是顰態，惱的樣兒多，羞的樣兒少。浣花的便全是羞態，惱的樣兒少些。因笑向眉仙道：「我想一個人來，才和浣妹妹是一個塑兒塑的。」眉仙道：「可是二妹妹？」婉香道：「是呢。」眉仙笑道：「我剛才瞥見的時候，還吃了一驚，當是他重生呢。」浣花見拿了個死了的人比他，便有些發惱。婉香笑道：「這會子真像了。」婉香知道這重生兩字講壞了，暗想人說眉仙有脾氣，這樣看來，他也和眉仙一副心腸的，因拿話蓋轉來道：「究竟二妹妹，到今沒個著落，你這重生的話，可不是詛咒他嗎？」眉仙會意，也自悔失言，紅了臉，便不多語。浣花也看出婉香是看出自己惱了，所以講這話，倒教眉仙紅了臉，自己覺的過不去，因也紅了臉，倒拿話來搭訕，問二妹妹是誰，眉仙因道：「是族妹，去維揚多年，至今斷了音問，有說在揚子江翻了船，也不確，他還有秦淮的詩寄我來。」浣花不等講完，早問道：「敢喚媚香的？」眉仙道：「是」，因聽浣花口裡常露異音，因問妹妹可到過蘇州，見他來嗎？浣花且不答，因問眉仙道：「姐姐是他族姐，可知道還是一位小名叫黛的，像姊姊的那位，現在哪裡？」婉香笑道：「當面不認識，便眉仙的小名嚇。」浣花撲的掉下淚來哭道：「黛姐，咱們五年不見，便多不認識了。」婉香不解，眉仙詫異道：「嚇！敢妹妹便是影憐。」浣花早哭的淚人兒一般，婉香也驚道：「妹妹便是影憐，這怎麼解？」浣花含淚道：「姊姊也知道，姊姊便是小名只一婉字的嗎？」婉香也垂淚道：「是。」葉太夫人和軟玉、蕊珠，都弄得茫無頭緒了，見三人你握我手兒，我握你手兒的團著哭了一會，葉太夫人才道：「照這樣講，浣小姐原姓顧了，怎麼又在左襄膝下？」眉仙、婉香也都問他別後景象，浣花才哽咽著，把從頭的事細細講明。原來那年，他奔叔子的喪去，不料被颶風翻了船，隨波余去。適值沈左襄往南京到任去，見波上余了這樣一個人來，心裡可憐他，問心口可溫，人回說不能救了。左襄猛記得，那年自己也在這裡失足落水，沉死了四日，才浮起來，被人撈救活了。聽說是水西門的一個道士救治的，料想他也能救，因忙叫船放水西門去，找那道士，不料三年前已死了，只他一個徒弟，說那道士死的時候，留下一顆丹來，說三年後，沈左襄的女兒，該在此落水死，該用這個救他，左襄聽這話，怕後面家眷船來，闖這個禍，便想把丹留著自用。忽又說，我不該存這個私念，見死不救，便把這丹給媚香灌下。果然一刻便活了，左襄問他籍貫，媚香不肯明說，恐怕吐實，萬一送將回去，可又不免終被婿家娶去，所以瞞過了，只說維揚商女。左襄原想送他到維揚去，哪裡曉得，後面家眷船來，果然報說，把自己十二歲的一個小女兒叫浣花的落水死了，左襄大哭了一場，也沒得說，因恐瘦春恨了媚香，暫不講破，卻含淚把這番情節告訴了他，媚香見左襄仗義舍了親生女兒，救了自己，便感激涕零，情願不回家去，竟仍以浣花的名字，做了沈氏女兒。左襄見他真情懇摯，便一口允了。那時因藕香正病在秦府裡，所以吩咐眾人，不許告訴他去，故到今也不知道，待左襄在南京解任，到京去，瘦春和媚香已親切的頭也肯割下來換了，便把媚香當做真浣花似的，家下眾人也不提起前事了。此番到秦府來，藕香等不得要見妹妹，因那時藕香在閣，浣花還在襁褓，聽秦珍講他的好處，所以一見左襄，便討浣花妹妹看，左襄便叫媚香見他。藕香也辨不出，瘦春也不說破，只媚香自己心裡傷感便了。那在京選婿的主意，便是他出的，因找蘧仙不著，所以開這詩社，想總會自己報名進來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便定了這頭婚，卻不肯說破，怕左襄疑他不貞，所以隱忍著，那蘧仙卻尚未明白呢。看官記著，以後浣花便是媚香，媚香便喚做浣花了。

且說這會子，婉香和眉仙聽他講這一席話，不禁都狂喜起來。葉太夫人見他們姊妹重逢，也替歡喜，立刻請左襄進來，講與他聽。左襄大笑起來，因吩咐備一席筵，與他姊妹賀喜，因索性去把藕香、瘦春接來，暢樂一會，席次談及，藕香才知道浣花是眉仙的堂妹，因灑幾點淚哭那已死的浣花，便又展歡容，與現在的浣花作賀，便和往常一樣親密。一時席散，眉仙留浣花住下談心。藕香和瘦春，便仍回秦府，把這話對柳夫人講了，合家一時傳為佳話。次日把眉仙、浣花都接了過來，兩夫人及各姊妹，輪替兒設筵演戲，替他姐妹慶賀，那寶珠更自踴躍，早替蘧仙歡喜。因自悔前年不該懸揣，說媚香已死，竟教蘧仙痛哭一場，病了半載，幸而蘧仙不死，倘死了，不是還要我陪還他一個蘧仙呢。想著心癢癢的，想寫信告訴蘧仙去，又想萬事講破，便不值錢，橫豎他沒得良心，知道媚香死了，他便也丟下了，又在京定這頭親來，他若知道浣花便是媚香，那也不用告訴他去，他若不知道，竟慕著浣花的名定的，那便不犯著告訴他。想著，便擱起了。

卻說盛蘧仙，自那年正月間聽寶珠口氣說媚香果然翻舟死了，他便病了半載，心傷了一晌，直至中了舉，點了林，便丟下些。因做詩會，竟做出一段姻緣來，他原一口謝絕的，倒因此痛哭起媚香來，又病了。他妻子冷素馨，本來最賢惠的，知他和媚香好，原不過為慕他的顏色，聽京裡都說浣花是宮裡稱許，才貌雙絕的，料想壓得倒媚香。因暗暗托人，向沈左襄求親去，竟一下子聘定了。到締姻那日，蘧仙才知道木已成舟，無可奈何的了。只得聽從冷素馨乾去，自己卻痛哭一會，想做篇自己討罪的文，向江邊祭奠媚香去，卻因心亂了做不出，因去找祝春代做。那何祝春正新娶了一位如夫人，自己也和他一樣，犯了個負情的罪，便替他做了篇駢文，自己請蘧仙也替做一篇，兩人到江邊上痛哭狂歌的，弔奠一回。這一番哄動滿京的人，說兩人有些涎氣的，因此傳入寶彖館提調耳內，把兩人都撤了差。華夢庵氣不服，便發狂起來，說國家正在用人之際，這些官兒，無故把兩個好人丟了不用，我還做什麼官，主什麼事，便連晚繕了個親老告養的奏片，托人夾了本子上去。卻好蘧仙、祝春也都上本請假，上面批准了，三人謝恩出來，都拍掌大笑，說從此咱們又好家去優游自在了。便打二月間，各帶家眷，動身回來，一路三人談詩飲酒的快樂至極，到了家，各人參過了祖先，仍來聚飲。華夢庵卻把個大帽子上的頂珠兒摘下來，一腳踏扁了，丟在水裡道：「從今後，不用這個勞什子。」祝春和蘧仙都大笑起來，各自休息了幾天，也不拜客，也不見人，只天天作隊兒，到西湖裡山玩去。那華夢庵一法放蕩的不成樣兒，好像天地間，只他三個是快活人，以外便是些蟲蟲蟻蟻，不知是忙忙碌碌的乾些什麼事，並且把寶珠都忘懷了，不去看他。這日正是三月三日，打湖上逛了，進城來，見通衢擠塞滿了人，攢攢動動，不知看些什麼，華夢庵早先挨人叢去看，何祝春和盛蘧仙也便過去，原來是一起大婚事。一對一對的執事過去，也不看清是什麼街頭，後面一乘八人抬的綠呢彩輿，還沒坐人，知道是迎親去的，接著又是一起執事，一乘彩輿，也沒坐人。夢庵道奇，看後面又是一起執事，一乘彩輿，也沒得人。三人都看得不懂起來，不知是不是迎親的？且看下回分解，正是：

作官不如安坐穩，著書何似看山閒。